

# 經典人物錢思亮

## ● 王成聖

### 愛國法官遇刺殉職

錢思亮（一九〇七—一九八四），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化學系主任、台大教務長、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錢思亮為浙江杭縣人，一九〇七年元月初九日生於河南省的浙川縣，父親錢鴻業，號謹庵，為民國初年司法界前輩，曾任大理院推事，一九四〇年任上海特區法院代院長，為愛國法官，侵華日軍欲強佔法院房舍，為錢代院長嚴辭拒絕，因此遭漢奸於一九四〇年七月行刺殉職。當時錢思亮任教西南聯大，適逢暑期，返滬探親，不料竟送父親辭世。國仇家恨，使其極為痛恨日寇及漢奸，曾寄望幼子錢復能成爲一名軍人，報仇雪恨。錢思亮父喪在淪陷

區內，敵偽環伺，賴上海聞人杜月笙協助，才得以維持生計。錢思亮的岳父張魯恂，爲近代詩詞大家，有子張茲闓爲經濟學家，曾任經濟部長、台銀董事長。錢夫人張婉度也是家學淵源，文學素養極佳，所生三子錢純、錢煦、錢復，均爲傑出之士，錢純曾任財政部長、中央銀行副總裁，錢煦行醫，爲中研院生物組院士，錢復曾任外交部長，有「外交才子」之美稱。

### 和吳大猷同船留美

錢思亮好學深思，沉默寡言。但處世堅持原則，絲毫不苟，不屈外力。自幼讀書勤勉，加之天賦聰敏，所以治學有成。他於一九二七年畢業於天津南開中學，旋考入國立清華大學理學院，研習化學，一九三一年畢業，獲理學士學位。一九三二

年夏赴美留學，同船赴美的有研習物理的吳大猷和研習經濟的妻兄張茲闓。抵美後，錢思亮入伊利諾大學，吳大猷則入密西根大學，錢在伊利諾大學習得理學碩士及哲學博士學位，吳則在密大早他兩年獲哲學博士學位，接著於一九三四年先後返國，任教北京大學，故而錢、吳的交情極深。吳大猷曾記述他們在美國的故事：一九三一年冬天一個星期天，錢思亮遠道來訪。當時吳和五位中國同學同住一人家，爲節省，都是借房東的廚房煮食的，錢思亮到後，他們臨時買了一隻雞款客，該天輪到同學翁元慶「掌廚」。雞上桌後，大家覺得嫩的雞湯有點不對勁，用大匙撈到鍋底時，發覺有沙沙的聲音，最後發現翁元慶根本未將雞肚破開，整隻雞連腸帶屎煮了一鍋原味雞，錢思亮吃過後，只好連聲

讚賞。在北大，錢思亮和吳大猷都是剛回國的新銳教授，很受校長蔣夢麟的重視，被稱為北大理學院的「少壯派」。可惜他們正待展開學術研究之際，一九三七年「七七」盧溝橋事件發生，展開全面抗戰，北大南遷至湖南長沙，與清華及私立南開大學合組臨時大學，錢思亮隨校南遷至長沙臨大任教。翌年，學校再遷雲南昆明，改稱西南聯合大學，弦歌不輟。不過當時物資缺乏，教授的生活非常清苦，錢思亮一家五口，全靠微薄薪俸維持，他唯一的娛樂，是每個週末到吳大猷家打橋牌。

### 人才輩出譽滿全球

一九四五年秋抗戰勝利，錢思亮重回北平，仍在北平大學任教，兼任化學系主任。直到一九四八年年尾，中共兵圍北平，國民政府特派專機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營救在北平圍城中的學者專家，錢思亮隨機南返。是年二月應國立台灣大學之聘，任教授兼教務長。一九五一年三月，繼去世的傅斯年擔任校長，這一職務任期長達二十年，直到一九七〇年六月轉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為止。

錢思亮主持台大校政時期，對教職員

同仁們寬厚誠摯愛護備至，退休時曾和同事们合照留念，這張很有歷史價值的合影照片中的同事們除張若旭（前排右）、林耀堂（前排右二）、那廉君（前排左四）、潘貫（前排左三）、陳英茂（後排右六）已過世外。其餘同事對錢老校長都深情懷念不已。林渭川教授（前右三曾任台大化學系主任、中研院化學所所長，現已退休，著有「物理化學新編」一書）、劉盛烈教授（前左二，已退休，八十七高齡，日常行動尚稱自如、喜聽名曲音樂，自唱自錄約二百首歌謠）、張文章教授（後右一，現任台大生化學研究所教授，中研院生化所研究員）、楊昭華教授（後右二）

（後右三已退休住台北，長子在台大化學系任職）、楊寶旺教授（後右四退而未休，仍在台大講授教育學程之課程）、林瑞縫教授（後右五已退休）、許東明教授（後右七已退休）、林淵泉教授（後左七已退休，旅居美國加州經營花店）、陳敦禮教授（後左六現任淡江大學秘書室主任秘書）、林隆清教授（後左五）、陳中和教授（後左四曾任職台大化學系、化工專家，離校後創立和協機構、業務遍及全球）、辛淑琴教授（後左三已

退休），何琴霞教授（後左二旅居美國），羅銅壁教授（後排左，曾任台大理學院院長）

錢思亮主持國立臺灣大學校政近二十年間，對於師資的延攬，設備的擴充，系所的增設，教學的改進，莫不周諮竭慮，規劃精詳。理學院化學研究所首自一九六六年增設博士班，其後文、法、工、農、醫五學院師資設備條件已備的研究所亦相繼增闢；並與國外著名大學如美國華盛頓大學、加州大學、密西根州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杜克諸大學進行學術合作，交換學生，並遴薦教師赴美進修。又與各有關機關或公營民營企業機構辦理建教合作，接受委託進行各項專題研究計畫。與中央研究院、國立清華大學、成功大學、交通大學、臺灣省農業試驗所分別合辦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工程、農業各研究中心。更分治國內外各文教機構或基金會謀取合作，凡歷屆畢業生之資優而有志出國攻讀的學生，他都嚴加甄選，寬給補助，明定其進修年限及期滿返國服務辦法。臺灣大學之人才輩出，國際聲譽鵲起，實是奠基在錢思亮所作的努力上。

至於台大各院系所教學實驗的專館，

他或請政府列撥經費，或洽外界補助，卒告次第興建，並充實設備。此外，為安定學生生活，增建男女學生及僑生宿舍，善用獎學金協助繳不起學費的學生。於一般教學研究方面，他更添置大量圖書儀器標本，出版各項學術期刊專刊，使學術研究工具燦然大備。

### 良師身教重於言教

錢思亮是一位好老師，他在課堂上口齒清晰，深入淺出地仔細講解，同時絕不夾雜任何與課程無關的言辭。他的長子錢純記述：由於所學不同，錢純只有在初入

北大時聽過他一小時的課。那是他對大一文法科新生所作的化學入門簡介，深入淺出，娓娓道來，幾乎使錢純起了轉系的念頭，亦印證了許多學生讚譽他善於講課的事實。錢思亮在講授課程前的充分準備工作，彌補了不善言辭的天賦，錢純記得當年在北平時，他父親錢思亮每晚準備功課的情景，那時，戰後的北平物資條件極差，物價亦高，天氣極冷，屋中的炭火並不能完全驅走寒意。錢思亮坐在書桌前獨對孤燈，腿上覆蓋毛毯，撰寫講稿。雖然講授的課程每年都是以有機化學及分析化學

為主，他每堂課都撰新稿；而且因為化學課程中要用許多元素符號和公式，所以都是用英文書寫，到課堂上則用中文講授。這和當時很多教授一本老講義一用二、三十年的情形相比，真可說是差別不可以道里計了。錢思亮在教育上最成功的地方，是身教重於言教。他在準備功課上的敬業表現，在課室中沒有一句言不及義的話，每次上課必定在上課鈴響前三分鐘到達課室門前等候，一絲不苟和守時精神，使得他的學生們從他身上所學到的可能遠比課堂上的傳經授道來得大，所以他真可以稱得上是經師兼人師。

### 胸襟寬厚待人誠摯

一九五四年，錢思亮在台大校長任內，他的幼子錢復在台大政治系求學，並被推為學生代聯會主席，代聯會要成立台大管弦樂隊，成立不久，即有匿名信在校園中散布，指校方所以同意補助樂隊所需的樂器，純因代聯會主席是校長的兒子。當錢復看到匿名信時十分恐懼，認為他父親一定會震怒；可是那天晚上家中一切如常，錢復硬著頭皮把信拿給父親，他卻微笑著說：「沒關係，不要難過，他們是對我

來的，不是對你的。」說完，一笑置之，顯示其胸襟非常寬厚，待人誠摯，不與人計較。在台大任校長，每年暑假，錢思亮最緊張，因為暑假有新生入學考試，每次招生考試他都親身參與，只有一九五二年那次他沒參加，因為他的幼子錢復參加考試，他要迴避。這次他對試題和分發都不過問，偏偏這一次乙組（文法科）的數學出錯了一道題，考後由試委會決定該題一律給分，而考生中有三人證明此題有誤，錢復是其中之一。錢思亮獲悉，心中不免為出錯題感到歉疚，但看到自己的孩子能找出試題的毛病，又感到十分安慰。

據錢復記述，錢校長暑期中的另一項要務是參加各院系畢業班的謝師會，經常一個晚上要去二、三處。當時國家經濟困難，同學們的心意是誠摯的，他們認為應以敬酒乾杯表達謝意。因此一晚往往是一、二百杯紅露酒或清酒。錢思亮的酒量頗為可觀，很少醉過，但是在家中卻幾乎是滴酒不沾的。他最愉快的一次經驗，是在一九五七年，經全國各界推舉擔任金門勞軍團領隊。在大會餐時約有八十桌，開始時錢思亮逐桌敬酒，每桌一杯。同去的團員很擔心，就勸他不要喝了。錢氏的回答

是：前線的戰士連死都不怕，我敬他們能不乾杯嗎？後來每桌戰士由代表向錢氏回敬，也是來者不拒，一口一杯。最後司令官胡璉將軍擔憂他可能過量，下令其他各桌不能再來敬酒，同時也將錢思亮杯中的高粱換成白開水。回臺北後，他得意的告訴兒子們：「我最不會作公開演講，那天酒喝的多了，講話非常成功，自以為是一生中最好的演講。」又說：「那晚上睡的真舒服。」同去的團員稱他那晚喝的高粱總在百杯左右。錢思亮的酒品酒德更好，從不和人計較，有人敬他從不推拒。偶然醉了，也只是較平日笑容更多，但卻不多說話。

### 使中研院茁壯發展

在台大主持校務廿年中，由於太過負責，長期緊張，使他血壓增高，糖尿病的血糖過高，腦血管及眼底血管都有阻塞的現象。一九七〇年三月，他請辭台大校長獲准，意為可從此輕鬆了。不料蔣中正又提名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這個職務較台大校長輕鬆。錢思亮於一九五四年當選中研院數理組院士，每年都要出席院士會議，對中研院業務運作非常熟悉。但由於

他「奉公唯謹」的個性，卻沒有稍感閒暇清閒的時日。

中研院的法定任務：係從事科學研究，指導聯絡獎勵學術的研究。他卻殫精竭智，力謀擴大規模，蓋中研院自大陸撤遷來臺之初，僅有歷史語言研究所、數學研究所之人員設備及時遷出，後經歷任院長的策劃，政府之支持，先後擴充至十四個研究所。其中於他任內設所完成五所。籌備增設生物醫學科學、統計學、原子與分子科學及綜合研究室一座，屬於分子生物學。於引進最近科學，卓有貢獻。

一九七〇年，錢思亮復擬訂五年發展計畫，於一九七一年付諸實施，除著重基本科學研究外，兼顧應用科學，對台灣經濟建設的實際問題很有助益。他又引進國際學術交流，協助各大學改進教學。

一九七〇年錢思亮院長召開第九次院士會議，許多海外學人有意返國服務，他都儘量羅致。而海外學人院士短期回國指導學術研究或舉辦專題討論，每年都有。而一九七二年第十五次院士會議，出席院士是歷年最多的一次。一九六七年，物理學大師吳大猷回國擔任國家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也是錢思亮居間協商溝

通並促成的。吳大猷回國後推動科學發展，錢思亮是重要參與人之一。錢思亮平生心願，仍是研究與教學，尤專注於有機化學，曾撰論文多篇，分刊於國內外學術雜誌。擔任台大校長後，公務纏身，少有時閒從事研究，但對文教建設迭有創見，行之於文，刊諸報端，發人深省。錢思亮雖是學科技的學人，但中文寫作的能力甚強。他的長子錢純追憶，一九四六年，錢純在北京讀大學時，有一天，錢思亮要兒子寫一篇中文作文和一篇英文作文，寫完後，錢思亮邊看邊皺眉，半天不發一言，最後他才說：「你是學文法科（錢純大一時學法律，大二後轉學經濟）的，語文對你來說，比學理工科的人更重要；而現在你的文字卻不如我，這是不行的。今後你要努力學習國文和英文，必須將來要寫得比我好才行。」後來，錢純中英文都能寫得很好，就是受到父親教訓的結果。

### 正人君子禮貌周到

錢思亮相交滿天下，他的朋友們一致公認他是一位正人君子。他和極熟的朋友也保持相當的禮貌。對任何朋友一向都尊稱為某先生，例如和他共事三十年以上的

那廉君秘書，他就一直尊稱為那先生。除了少數總角交外，他很少稱人為某某兄，或是直呼別人的名諱；也從不稱某公、某老或某翁；就是平輩親戚也都用排行來稱呼，例如大哥、二姊、三嫂、四弟等。其父在世時，凡是其父的朋友或是同事，他都尊稱他們為老伯，雖然其中有許多位年齡都比他為輕。錢氏的個性是非常謙和有禮的，他從不愛搶鏡頭；在團體攝影中總是喜歡站在後列，參加各項典禮非座位是預先已經排定，也從不願意坐在前排。參加會議決不搶著發言，擔任會議主席必然讓參加人都能充分表示意見。他在作任何決定前都喜歡集思廣益，決不獨斷獨行。有時言語無味的訪客來見，所談內容十分空洞，他總是正襟端坐，注意聆聽，決不會有不耐煩的表情；就是對方說的十分牽強，他亦不會中途予以制止，總要等說到一個段落後，再來委婉解釋。這需要很好的修養，才能辦到的。

錢思亮是一位強烈的愛國者，他獻身教育，作育英才，就是要使國家強盛。據那廉君秘書告訴筆者：

「錢思亮院長去世前幾周，經由電視看到我國棒球代表隊在韓國比賽爭奪亞洲

代表權，看到我隊獲勝取得代表權時，在電視前哈哈大笑，拍手叫好。」

錢思亮對兒子們的工作極為關懷，經常垂詢他們的想法和做法，如果兒子的構想周詳完美，他也不吝讚美。錢復擔任駐美代表期間，他曾托友人致贈手書七律詩軸一幅，全詩原文見本期第二十頁。

由該詩的文字可知這位學化學的科學家，古典文學的造詣仍是非常可觀的。

錢氏於一九八三年六月住進台大醫院，病情相當嚴重，學化學的他，對藥物學有相當研究，替他看病的醫生，都是他的門生故舊，由他們的用藥及表情中，他似乎已了解自己病情的嚴重，但他沒有寫遺囑或交代後事，平靜的等待死神的召喚。他最後一次病發，錢純趕到病榻，只對他點點頭，也沒說什麼話，不久即陷入彌留狀態，旋即去世，享年七十六歲。

聖文叢書

# 民國人物新傳

費雲文著  
定價叁佰元

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

吳佩孚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關麟徵的傳奇、國士典型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共伍百餘頁，珍貴圖照多幅，定價新臺幣叁佰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二百四十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